

新时代文学的速度与激情

一曲慷慨激昂的英雄壮歌

评电视剧《区小队》

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A

前人的既有成就和当前的创新理念都表明,只要我们愿意为时代为人民付出才华,不吝脚力、脑力、眼力、笔力的付出,秉持宁静致远、戒骄戒躁的品格,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能够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文艺作品,努力使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故事。

□周思明

置身于伟大的新时代,文学创作需要怎样的速度与激情?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现在,有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血气方刚、心高气傲。其实,很多时候,文学中的血气方刚不是才华的体现,而是初出茅庐、急于求成的轻率和傲慢。那种所谓的高产,其实是主观急躁的任性产物,与触动灵魂的文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更需要饱含深意的沉着淡定与执着坚守。对于潜藏在生活深处的文学宝藏的挖掘,更需要平静与坚守,在不急不缓中默默地延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绝不是猎奇,更不是狂欢,那种脱离文化品格的作品,个性再突出,风格再独特,也只能成为搞笑的三俗小品,很难表现出国家和民族的本质需求。

当然,置身于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新时代,作家艺术家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时代大格局,如果依然稳坐书斋不出斗室不问世事,也是与时代和人民的殷切期待相龃龉的。换言之,新时代的文学,需要的是快速反应的速度,热火般充沛的激情。诗缘情而发,文学创作更需要投入情感。撇开浮躁和急于求成的心境,让自己的心沉入文学创作中,把生活中的体验和自我的心境结合起来,让情感激越起来、涌动起来、亢奋起来,才能投身创作的前沿,抒发一腔豪情,写出传世之作。鲁迅先生当年为何不写长篇而热衷于短篇和杂文写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对于风云激荡的社会现实更能快速做出反应,写出的东西更有针对性和时代性。

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新时代

的号角已然响起,我们在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人性的观察与沉淀中,有责任奋起直追,用我们特有的速度与激情,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稳步前进,并积极地与世界文学、文化接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而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必然会和其社会现实发生紧密而深刻的联系。当代文学与现实之间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就是:文学究竟应该如何表现和处理当下现实?应该如何写出既能反映时代发展、切中当下国人心态、引发社会普遍共鸣,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人类共同经验,融现实性、艺术性、民族性、国际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历史地看,多数经典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都会保持一定的陌生化距离。而那些只求快速描摹当下社会现实的小说,比如底层文学或都市言情等,往往很难达到一种理想的艺术高度。换言之,文学写作的速度如果过快,就很难出精品,但如果过慢,也会落伍于时代。

所以,当代文学既要努力突显当代性,此乃当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的最核心的概念,也要适当与时代拉开一定的距离。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对于当代性的欠缺与忽视有可能导致文学和时代一定程度的脱节;但如果陷入得太深,也可能出现另一种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外,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也关系到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速度与激情问题。

网络文学的崛起,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福音。海量网络小说的不断涌现,虽然存在鱼龙混杂的态势,但从文化的意义上讲,让人们的阅读体验获得了空前拓展,并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民写作的新时代。网络文学的高速发展与传统文学

的不急不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对来说,前者更富有速度与激情。但网络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目前仍逊色于传统文学。一味徘徊于穿越、玄幻、盗墓、后宫等,也许并不是大众读者所需要的,因为它缺乏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当然,传统文学也需要汲取网络文学的长处,努力提升和调整好自我的速度与激情。面对发展变化了的文学新常态,传统文学应该积极反思。传统文学对待自我的态度,不能再停留在傲慢与偏见,不能居高临下以老大自居、以精英自诩,而应放下身段,扔掉架子,看到当代文学自身的危机所在,通过学习、借鉴、汲取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和短板。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不应进行人为的切割,而应该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价值观、审美观、创作观以及写作方式、传播方式的链接和融合,赋予彼此更多、更深、更广的历史内涵,提供给读者更多现实的、心灵的思考,使之真正具有向上、向善、向美的雅俗共赏的品质,共同将中国当代文学推向前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毋庸置疑,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身上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沉甸甸的责任。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力书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要实现这一愿景,就要对文学的速度与激情予以适度的把控,前人的既有成就和当前的创新理念都表明,只要我们愿意为时代为人民付出才华,不吝脚力、脑力、眼力、笔力的付出,秉持宁静致远、戒骄戒躁的品格,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能够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文艺作品,努力使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故事。

□何振虎

山崖峭壁、飞鹰翱翔、静谧的沟壑、黄土、林木、原野,在《走山梁》的旋律中,37集电视连续剧《区小队》拉开帷幕。河北是敌后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该剧的故事发生在抗战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区小队隐藏在太行山东麓一个叫作风铃渡的小山村,会同北平大学生建立秘密兵工厂,提炼炸药制作地雷,同日本侵略者斗勇斗智。复杂的山区环境,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基本处于地下状态的区小队,凶残狡猾的日军头目,曾经胆小软弱的青年学生,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次次险象环生的较量,一场场威武悲壮的厮杀,演绎了一曲慷慨激昂的英雄壮歌。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有着丰富内涵,慷慨主要是激昂之气,悲歌则是悲壮之声。当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的斗争中,燕赵儿女遗传基因里所蕴含的慷慨悲歌精神便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发展为刚烈悲壮的爱国情怀和坚韧执著的抗争精神。《区小队》的特色,首先在于歌颂赞扬了这种精神,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让人们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汲取新时代前行的力量。

作为一部剧情戏,英雄主义情结是最为动人的全剧之核。英勇牺牲的县大队长张蒙、区小队指导员郭海棠是英雄,行为莽撞的刘大强也是英雄,据点夺枪的果敢,持地雷炸日军装甲车的勇猛,山洞化装脱险的机敏,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的磊落,他的慷慨悲歌使一个燕赵硬汉形象在荧屏上立了起来。由软弱胆小变得意志坚定、千方百计制造炸药的佟大川,表面冷漠、关键时刻薄云天的王五爷,视死如归的李玉凤,脾气乖张而终于合作抗日的李金豹,绝望之际参与行动的抗战老兵老烧饼,这些不同境遇、不同结局的人,均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慷慨悲歌的英雄壮举,在这曲英雄主义的大合唱中留下了他们高亢浑厚的音符。这些英雄并不是头戴光环、飞檐走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侠客,而是生长于燕赵大地的凡夫俗子,真实可信,朴素可敬。

近年来,抗战剧中神剧雷剧频现,令人对其真实性心存疑虑。《区小队》的艺术特色就在于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突破和摒弃那些泛娱乐化的套路,追求真实的力度。

《区小队》的故事架构依托于史实,基本内容框架既参照了抗战年代平山县东回舍大枪班的历史故事,也吸收了北平大学生参加抗战的历史资料。剧中的晋察冀军区兵工厂、晋察冀画报社、护送干部到延安等,都能找到有案可稽的历史材料,电视剧创作以此为依托,而不是凭空编造。但是,来自外乡的小队长和稚嫩的青年学生,硬是要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开铁匠铺,还用那么简陋的设备制造炸药做出地雷,这个真实性基础能否成立,是剧作真实性的关键。为此,编导在相应的环境营造、条件预设和人设配套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形成情节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剧中的日军头目都不是丛包笨蛋,铃木、侯藤、小野等智商并不低下。铃木通过抓捕郭海棠测试刘大强身份时的处心积虑,胁迫佟江的学生假借脱身企图骗取佟大川相认的精心设计,以侯藤苏醒的假消息引刘大强上钩的环环相扣,潜伏于据点包围区小队欲一网打尽的老谋深算,以抓劳工引诱区小队决战的一箭双雕,可谓机关算尽。较量中,以刘大强为首的区小队也为自身的莽撞付出过沉痛代价,但最终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胜利。除了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之外,更得益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参与的全民抗战。这些情节,既描述出战争的残酷性,又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体现在人物的生动鲜活上。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刘大强据点夺枪顺手抡枪却暴露了行踪,接应北平大学生被狼夹子夹住的狼狈,几次上当受骗使区小队处于险境等内容,都反映了刘大强的成长过程。大学生佟大川的成长经历就更加明显,胆小软弱的他因于山村铁匠铺半夜逃未果,因条件艰苦不能洗澡又第二次逃跑,直到在山洞里为救老烧饼搬起石头砸死鬼子的转变,其后在险恶环境下炼炸药、制地雷,并不卑不亢当面对敌周旋。其他次要人物,包括李玉凤、李金豹,甚至杏花、叶菊华等,都有一个真实的变化过程。反面人物王大虎由胆小、贪婪到堕落到汉奸,剧中也可找到其演变的轨迹线。

这种真实性还体现在纪实细节上。带有鲜明特色的大山外景,标志性山区村落,地域色彩鲜明的影像,保定曲阳的地域口音,以及台词里那些颇有意思的方言,汇集出浓郁的太行山特色,提供了故事的真实环境。李玉凤的狼夹子、铁匠铺的打铁声等细节,也成了情节叙事的重要支撑。区小队转为正规军集合出发时,闪回出一长串牺牲烈士的图像和介绍字幕,还有片尾量化晋察冀根据地抗战的片段叙事和人物,都使电视剧增添了纪实性色彩。

但电视剧毕竟不是纪录片,艺术化叙事是电视剧的基本要求。该剧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最大特色是人物性格鲜明,带动情节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某些战争剧桥段的似曾相识,把做什么的老桥段变成了怎么做的新故事,试图拍出一些新意。更为可贵的是,人物没有成熟之后,其性格底色并没有泯灭,人物依然不是高大全。

战地黄花分外香。该剧还以细腻的笔触,见缝插针地描写了爱情之花。张蒙和郭海棠是一对并肩作战的夫妻,剧中笔墨虽不多,但描摹了革命夫妻的亲人加战友之情;刘大强和李玉凤是一对欢喜冤家,在战火中慢慢绽放爱情之花。编导者试图演绎战火中的青春之歌,但战争又是残酷的,郭海棠目睹了丈夫张蒙的壮烈牺牲,李玉凤也惨死在刘大强面前。爱情被置放在悲壮的叙事场景中,其基调是悲壮的。你走你的山梁我走我的沟,那那远激越的主题歌旋律,而这无疑又是一重意义上的慷慨悲歌。



给批评家写小说多一点掌声

□周慧虹

近来,李敬泽、李陀、吴亮、张柠、李云雷、於可训等评论家纷纷发表他们的小说新作。去年,梁鸿、房伟等也都推出了小说作品。文学批评家们这种不再满足于说说而已,宁可呛口水也要跳下河游泳的精神,给时下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毕竟,不同于多数作家热衷埋头创作,较少专注于文学理论研究,批评家们由于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大量的阅读研究积累使得他们脑中往往存储着一张格局宏阔、绘制精密的文学图谱。基于这张文学图谱,批评家们不仅能够相对容易地判一部作品的优劣,而且,亦能在眼前呈现出清晰的创作路线图,知晓好的作品应该朝着哪个方向用力更为有效。他们的这种职业素养,为其扮演好啄木鸟角色,推进文学事业在新时代的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所谓尺有所短,文学批评家是文学作品鉴赏的行家里手,与之伴生的则可能是眼高手

低。就以往来看,确有相当多的批评家述而不作,评议起别人的作品头头是道,却拿不出自己像样的作品示人。对此,有人解释为木业有专攻,文学批评家就是专以批评为能事,至于文学创作那是作家们该做的事。这种解释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不过,尚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也因此,面对批评家们的指摘,有些作家嗤之以鼻,大有觉得其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像当前这样,文学批评家既在文学评论上有所建树,又能自觉开展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自然最好不过。通过实地投身于文学创作,批评家们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的文学主张融入实际,借此检验文学主张有无偏差、疏漏;另一方面,通过身体力行,也能充分体味作家们创作的艰辛,体验创作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困惑。这有助于避免他们的文学批评流于凌空蹈虚,使得其批评的双脚始终踩在坚实的大地上。同时,实际创作还能反哺文学批评,促使批评家们开展文学评论时更富于感性认知,对相关作家及

其作品的分析把握更为精准,继而使其评论更令人信服。

必须看到,批评家们从事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有着不同于职业作家的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创作理念和思维方式领域。有些批评家铆足了劲朝着高标准努力,他们不喜欢走寻常路,有意识地想要与作家圈的创作潮流对着干。比如,评论家李陀写《无名指》就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他想重新回到十九世纪,像托尔斯泰那样把现实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让日常生活充满可见、可闻、可以抚摸的质感,试图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李云雷谈及自己的长篇小说《再见,牛魔王》时提到,现在不少作家写到故乡与童年时,抒发更多的是对故乡的怨念,他却自然而然就写到了爱与美。还有房伟,他写历史小说同样有着自己的明确诉求,面对这些年作家圈受新历史书写影响较深,很多作品只是靠想象力,有的甚至胡编乱造等现象,他则注重对历史题材的深度挖掘,力求将历史小说写得严谨而

好看。

诚然,评论家写小说并没有豁免权,其作品是好是坏,能否风行于世,最终的评判权还得交给读者、市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取法乎上的创作理念,异于寻常的创作思维,无论对于职业作家的学习借鉴还是时下文坛新成果的孕育,都将起到一定的推动引领作用。在此意义上,对于批评家写小说,同行与作家们应该更多地抱着一种宽容的心态,多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闪光点,这样才利于吐故纳新,使文学之树常青。

《文心雕龙》有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批评家们看得多、想得多了,忍不住亲自上阵煮煮一份他们理想中色、香、味俱佳的文学美食,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文学美食,不仅有着良好的示范效应,也给文学界带来了新气象。其实,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两者若能在跨界中增强各自积淀,或可催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之花并蒂盛开,更加娇艳多姿。

对自然与人文的沉静思索

评阿来散文精选集《大地的语言》

□高中梅

阿来具有多重身份,他是一位藏族作家、一个环保主义者,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在其新推出的散文精选集《大地的语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中,他将目光聚焦于大地、群山、星空和历史,文字中洋溢着与广阔天地的交流和私语,流露出他对自然与人文的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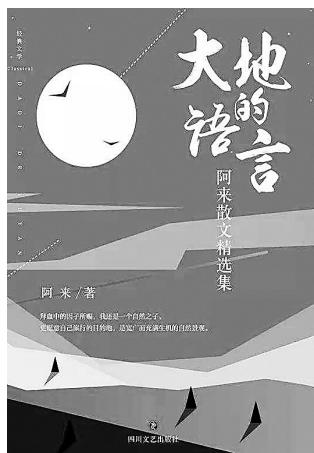
书中,阿来从不同角度书写了西藏的地理人文、过去与现在。在他的笔下,藏族文化不再只是一个神秘、遥远、浪漫的代名词,而是一个真切切切、实实在在的存在。他讲述了藏地宗教的沿革和演变,地域的陷落和争战,还有那些对过去不可避免的遗忘。字里行间,有赞美,有担忧,有惆怅,有深情。

阿来出生在藏地的群山之间,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36岁时,方才离开。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无非有两个原因。首先,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拓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

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繁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贴近与归来。阿来的归来方式就是写一本书,其中有他独立的思考与判断。

藏地是阿来的灵感源泉,他用独特的雪域情怀,关注着自然与人性,并用文字将它们一一呈现给读者。阿来写出了藏地的缓慢变化:和平给大小山村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现在窗户上,过去枪眼般的窗户越来越轩敞。

对大自然的热爱,使得阿来能够用心观察体悟自然生命的状态。如在



《马》一文中,他讲述了马对于藏族人的重要性,那种强健动物才有的腥膻味,蹄声在寂静中震荡,波浪一般地起伏,和大地一起扑面而来的风,这一切就是马。马对于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感觉,而不是一种概念。如《大地的语言》一文中,他写道:人类不同的历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献却是一样。人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质朴、诚恳,就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延。

阿来认为,人们对历史和自然应该有保护意识。那些古老的历史文